

## 暮笏法师对南岳抗日救亡运动的贡献

陈安民

(湖南科技学院 教务处,湖南 永州 425199)

[摘要] 南岳高僧暮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是佛教革命组织的中坚力量。将抗日作为自己的责任,发起“南岳佛教救国协会”;以笔为武器,编辑《狮子吼月刊》;组织“流动工作团”,指导僧人抗战,彰显了南岳佛教徒的多重身份。

[关键词] 暮笏法师; 南岳; 抗日救亡

[中图分类号] B94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9)06-0025-04

暮笏法师是一位学识渊博、佛学根底深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爱国爱教的南岳名僧。他天资颖悟,曾就读于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时代文化》等刊物联系密切。后在南岳祝圣寺出家受戒,潜心佛学,为追求佛学修养的精进,又在闽南佛学院深造。同时,他还担任《现实》《人间觉》等刊物的主编,宣传革命思想。

抗战期间,以一介僧人,秉持“佛许我们为抗战工作,国家需要我们为抗战工作”的自我担当精神,毅然走向社会,广泛宣传僧人抗战理论,编辑出版《狮子吼月刊》,组织“流动工作团”,影响巨大,“周恩来同志曾为暮笏题词说‘上马杀敌,下马学佛’,对南岳佛教徒的爱国精神是十分赞许的。”<sup>[1]</sup>

### 一 战士:筹备“南岳佛教救国协会”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日寇肆无忌惮的践踏祖国,面对侵华势力步步逼近,1939年4月,周恩来为训练班学员讲《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动员全国人民,展开全面抗战,国共合作,一倡百和。

但南岳的抗日积极性,并没有得到较大改变。暮笏法师在《炮火下的一群僧青年》一文中谈到第一次在衡阳工作的情况:“南岳市的一切,都懒洋洋的躺在初夏暗淡的烟雨里,仓、涟和我三个,负着派赴衡阳接洽和布置工作的使命,在雨丝风片里,提着藤篮、颜料桶,向着汽车站走去。两旁的行人和店里的商人,都向我们抛来惊异的眼波,我们也唱着《保家乡》的歌回敬他们。”<sup>[2]</sup>从“惊异的眼波”“回敬他们”等词看,国家遭遇危机情况之时,南岳市民大多

袖手旁观,并未高度警觉。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为维护民族尊严,南岳一批僧人,坚持宗教本位的立场,护国救世,并有着共同的爱国追求——将抗日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由此也说明,暮笏法师等人并非是一个遁隐山林,只重修教的僧徒,而是与时俱进,博洽多闻的南岳高僧。

在蹈危履险、饱经忧患的时刻,暮笏法师与宝生法师、巨赞法师等人关注国家兴衰,“本大乘救世精神,尽国民应尽天职,集中僧道力量,参加战时工作,以期挽救国难为宗旨。”1939年5月,暮笏法师率南岳僧侣200余人,“由游干班政治部召集一次僧道尼座谈会,通过共同的讨论,决定组织一个‘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sup>[2]</sup>。暮笏法师以佛道教“救苦救难”为宗旨,团结更多宗教人士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显示出“战士”的气概与勇气。特别是,“成立寺会这天,叶剑英作了长篇演讲,由暮笏笔记整理成文,寄《救亡日报》发表”<sup>[1]</sup>。

救难协会成立后,巨赞法师、暮笏法师为宣传股长,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团结起来,成立“战时知识训练班”,“五月七日便举行成立大会,同时又开办一个训练班,容纳两院学僧和全山青年佛徒,课程是包括各种战时服务的知识技能”<sup>[2]</sup>。以“训练班”为基础,开展抗日救亡,走出了一条艰苦的抗战道路。在“第一次出发衡阳工作”中,暮笏法师尤为详实地记载了作为“战士”的工作情况:“出动参加消防救护”“招待衡阳各界茶话会”“参加怡园歌咏讲演”<sup>[2]</sup>等等,“此外,属于经常的工作我们出过大幅墙报,写过几十条大幅墙头标语,联络各寺院发起‘追荐阵

[收稿日期] 2019-09-25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潇湘‘小洙泗’:群玉书院史料整理与研究”资助(编号:17YBA180)

[作者简介] 陈安民(1984-),男,湖南永州人,湖南科技学院教务处讲师。

亡将士及被难同胞法会’,向各寺劝募劳捐,以及团体访问,寺院调查等等。”这些活动,影响广泛,开南岳僧人抗日救亡的前驱先路。

面对“各寺院分派的经费不肯拿出来,而工作的地域又不能限制在南岳”“要向外地工作,更需要巨量的法币”等重重困难,暮笏法师还组织成立了“流动工作团”,并拟定《湖南南岳佛道教难协会流动工作团宣言》《湖南南岳佛道教难协会流动工作团团章》。在《宣言》中呼吁:“为了不愿作亡国的和尚、枷锁下的奴隶;为了不愿关在清净的禅房里,躲在高高的山头上,安享人间的清福;更为了从赶走敌人中求得自己的生路,我们这年青的一群,便大伙儿在一起,组织在一起,向着我们共同的目标——抗敌救国的大道走去。”<sup>[3]</sup>这一宣言,反映了南岳僧徒对日本侵略的抵触,以及展示佛法救世的精神关怀。

## 二 文士:编辑《狮子吼月刊》

暮笏法师以才华致誉,创办《狮子吼月刊》,以多种形式宣传现实急迫危机、传播佛教教理,“成为真能顺应时代主潮负荷如来家业的弘法机关杂志,而树立佛教的文化堡垒”。

以笔作战,鼓动僧人积极抗战。《沉重的背着两个卍字——代创刊词》中指出:“我们要不坏世法来谈佛法,我们要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来谈佛法,我们应当确遵佛的遗训,认定有一众生没有度出苦海,即法身还有一分没有圆满,这样,才能够出入天堂地狱人间,都毫无障碍。天堂是道场,人间是道场,地狱更是道场。”以弘法为己任,将“天堂”“人间”和“地狱”都作为道场,这是佛徒应当追求的境界,也是通向佛法真谛的途径。因此,《狮子吼月刊》“关于内容方面,着重用历史的眼光,对全部教理,作有系统的整理,顺应时代主潮,重新建立一套新佛教运动的基本理论。同时,更针对敌伪的荒谬宣传,尽量发挥佛教的反侵略思想,从佛教岗位上,来巩固抗日民族战线,支持长期抗战”<sup>[4]</sup>。对新佛教运动、佛教反侵略思想等的宣传,加以经典解释,深深感染着僧人的人生观念,于此也呈现出刊物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走向。

作为《狮子吼月刊》的编辑,暮笏法师跻身弘扬佛法之前列,为解决现实战争问题,在稿件选取上重视暗示、譬喻的功能,斟字酌句,步步朝着僧徒的智慧开悟走进。恰如暮笏法师在《烽火照耀下的佛教姿态特·辑编者前记》中所说:“中国佛教徒和日本佛教徒显然不同,这中间有着相隔云泥的差异,在指挥刀的颐指气使之下,日本佛教徒绝大多数完全忘

记了他是佛教弟子,他们一脸的凶像,把佛的全部遗教束之高阁,不惜去做侵略战争的帮凶。可是我们中国的佛教徒就不然,我们一点不肯背叛佛的意志,干那种没有佛心人性的勾当。直到今日,中国佛教徒始终为继续佛的法身慧命,而流汗、而绞脑汗,为实现人类社会的彻底解放而坚决反对侵略,为伸张真理正义而努力庄严神圣的佛事。”显而易见,日本的侵略战争,不仅导致了国家处在风雨飘摇的时代,而且也影响了人们对佛教的信仰,日本佛教徒作为“侵略战争的帮凶”,血腥与暴力、敌意与仇恨已使其离经叛道,泯灭佛性,实与佛法绝缘。而中国佛教之所以能长足发展,则有赖于伸张正义,延续佛命,成为指导人类思想的理路。这些文章,发人深省,直指侵略者的“凶像”。明真法师在《狮子吼月刊》刊发的《佛教徒的试金石》也说道:“佛教是讲慈悲的,但慈悲须要从我们心底流出,须要能够拿事实表现;佛教的慈悲,我敢说决不是挂在口角,或摆在纸面。”很明显,“佛性”才是关注国家兴亡、社会政治的经世之学。

暮笏法师不仅向佛教高僧约得稿件,也将目光放开至救国志士,与当时学界相互配合、互动。《狮子吼月刊》第一期即刊发夏衍、张志让、夏孟辉等人文章,暮笏法师作有《编辑后记》,其中提到:“这种逾格的同情,使我们益发感奋。”试图将僧人观念转变与文人志士的抗战热情相结合。意味深长的是,1940年,暮笏法师征稿郭沫若,虽未约得稿件,但亦说明了刊物引领时代,遍于僧俗。目前常宁市博物馆存有《郭沫若致暮笏先生的信》:“你们要办《狮子吼》月刊,我是很钦佩的,征稿的话也拜读了。在目前凡是积极进取的精神为民族谋幸福的活动,一律都值得人敬佩。……你们从佛教内来诛伐敌人,我们从佛教外来诛伐,反而是相得益彰的。”

作为“作者”,暮笏法师对日本侵略有着不一样的心境,发表《行者之泪》《培植青年的心》等文,发其先声。其中《行者之泪》是“笔者在抗战以后的第一篇试作”,这篇文章刊载了空轮及与友人明慧、佛慈书写的三份书信,“这里我要说的,是他死后的萧条,真是身外无长物,所有的全部遗产,只是一只随身携带的手提箱,这三封信便是从手提箱中检出来的,现在都发表在这里了。我觉得除纪念死友的意义外,更重要的,是给国人看看佛弟子在抗战中所激起的一点泡沫”。《行者之泪》的刊出,不仅展现空轮等人以灰飞烟灭的经世思想企求自我解脱,而且以入世的激情,点燃觉悟,开悟境界,激发了南岳僧人的抗日热情。

显然,暮笏法师办《狮子吼月刊》的宗旨在整合释尊之教,以抗战、卫教、济世为重心,刊发僧人抗日救亡、佛学复兴、新佛教运动为主题的文章,推动南岳抗战胜利,震撼心灵。后来,思益法师在《读〈狮子吼〉忆旧》中写道:“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年代,有故粗糙发黑的纸张上印着黑色铅字、读起来很吃力,装潢、样式自然更不吸引人的杂志,但是在佛陀四众弟子甚至社会各阶层颇为畅销,因为它不仅有麈集在桂林的文化名人如田汉、夏衍等撰写文章,而且有它的主编暮笏用细腻的笔触,热情地歌颂抗日僧青年的小说连载。我年龄虽小,当时也被这种情感充沛、寓佛法于爱国的具体事理的月刊所吸引,成为《狮子吼》的一名读者。”<sup>[5]</sup>以《狮子吼月刊》为阵地引导僧人抗日救亡,创刊模式是成功的。其佛理精妙,“情感充沛、寓佛法于爱国”,文字严密,给人带来精神震撼而著称,打通“佛性”与“抗战”之间的枢纽,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僧徒,为僧人抗战指出了明确的路线。这亦说明,暮笏法师作为“文士”,既借佛教济世度人,又广泛向抗日志士宣传约稿,为搜集和传播佛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所付出的辛劳,远在一般僧徒之上的艰苦卓绝。

### 三 经师:指导佛徒抗日宣传

暮笏法师深谙佛理,名重南岳。对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革新佛教理念;对内,提倡讲学修习,为僧徒讲解抗日宣传方法,借事说佛,呈现了“经师”的形象。

僧人抗战,既要破除知解,更要树立信心。“我们是佛的弟子,我们当然要继承佛的遗志,学取佛的精神。许多不认识佛教的人,误解佛教是超现实的超人间的。佛早就指示过我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兔角’,我们愿意根据佛的遗训,在事实上来粉碎那种歪曲的论调。”<sup>[3]</sup>“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是慧能法师关于佛法不离世间,于人间修行的思想,也正是20世纪以来,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潮所倡导的,即以经典为取向,参与社会生活,走出封闭,从而为佛学的涉世奠定了基础。在暮笏法师看来,“佛一点也不忽略现实,而且念念相续间,都是悲怜众生的。在有为法的人间世。经过生住异的相续变化,而向更高级的过程中无限发展。佛时刻不忘记引渡众生,跳出苦海”<sup>[1]</sup>。将佛教“引渡众生”“跳出苦海”的思想渊源,作为僧人抗战的理论支撑,促使佛教从封闭修行向为人类解放的开放方向转化,使得佛理

在新时代不断延伸。换言之,暮笏法师借佛法救世的道德理想,实现济世度人的思想整合,更彰显了佛学的时代精神。

不仅如此,当时佛教僧人还将大乘佛教追求超越理想作为抗日救国的精神支柱,“年青的中国,年青的佛教,要求每个青年都有一颗健康的心,要求每个青年都能培植一颗健康的心。怎样来培植这颗健康的心呢?我的答案是:第一,要将自己的人格与庄严而神圣的佛事结合在一起。要时刻不忘向佛学习,本师佛作,一切愿作,要在庄严而神圣的佛事中,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和宇宙观。第二,要能沉着应变的忍受一切的内忧外逼。第三,要有高度的时代警惕性。第四,要有学以为己的襟怀,和为大法而沉潜的态度”<sup>[1]</sup>。借佛教发起信心,博施济众,打造了崭新的儒佛结合的人生观,彻悟心灵,不仅强化佛教救亡图存,忧国忧民的意识,而且这一精神取向也深深影响着南岳僧徒,使很多学佛之人有了“此生不足惜”的无畏精神,为抗战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新基点。恰如《炮火下的一群僧青年》所说:“这许多僧青年同志,他们有的是一个意志:抗敌救国。一个行为:抗敌救国。他们的总口号是:‘展开佛教反侵略宣传的阵地战,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道场!’”<sup>[2]</sup>

事实上,“流动工作团”并不是简单地喊喊口号、贴贴标语一类的宣传工作,根据“流动工作团”《团章》:“宣传组,设组长一人,干事六人,分掌出版、歌咏、访问、流动教学、书报供应等事宜。”的确,暮笏法师在方法上百计千方地引导学人,适应了当时僧人抗战的需要。其中,《佛的子弟怎样起来救国》即有暮笏法师解读《团章》和《宣言》,指导年轻有为的佛门弟子抗战实例:一是,团结宗教界人士抗日,“中国佛教徒如果能够团结起来并动员全国居士将佛的救世真谛,加以发扬,这不仅对国民精神动员将发生很大的效果,也将佛家提到了另一新的阶段”。二是,鼓励“流动工作团”采取积极的方法做好抗敌宣传工作,服务即弘法。“民众素来对于有道德的和尚、尼姑是很愿意接近的。和尚是民间生活的顾问。大之如作佛事、诵经、庙会,小之如沿门募化、医病卖药,均可接近民众。这中间,进行宣传的机会比任何抗敌团体要普遍深入”“和尚要像一个和尚,但你与普通的和尚不同,是你在用‘佛的话’在宣传抗战了”用“佛的话”宣传抗日,超越纯粹说教的理念,不仅有利于经论的传播,更能渗入人心,广泛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三是,推行太虚法师以来的佛教革新运动。“既然‘佛法在世间’,我们

今日自然应该多接触世界,认识世界。佛家一向‘云水生涯’,对世事不闻不问的。今日忽要‘下凡’来也赶紧补习一些人间的生活知识才行……如果做得深入,那会变成中国佛教的改革运动。关于这一方面,除开动员一切有佛理的长老提倡研究,也可以配合居士,和研究佛家哲学的人,共同合作,去研究和发扬佛理中的真谛”。暮笏法师以“佛法在世间的思想启迪僧人“下凡”,显然都是一些佛门家常话,但也正是这些家常话,促使人间佛教思想对僧人理念的浸渍与渗透。也即是说,这种趋向佛心的宣传,抗日救亡仿佛“顿悟成佛”的代名词,反映出暮笏法师佛学修养深厚,会通时局于佛法的一体之妙。

据明真法师的回忆,“由暮笏、绍贤组织这部分学生另外成立佛教青年流动工作团,到衡阳一带工作。后来到长沙、湘潭与佛教青年服务团相互配合,各不相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书写的标语有‘抗战到底’等一类的口号,还有‘当汉奸者,生受国法,死入地狱’一类的警句,突出了佛教慈悲救世的特色”<sup>[1]</sup>。暮笏法师名重佛门,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中的作用,并在新时代继续传扬佛教教理。“在抗战胜利后,明真仍驻锡南岳,先在祝圣寺讲学,后来移居山上的南台寺……在寺

内设立‘南岳佛学研究社’,由明真担任主讲,先后讲过《成唯识论》《教观纲宗》等。当时同在研究社任教的,尚有道屏、暮笏等法师。”

暮笏法师等人既创新革新精神,而又表现为佛的济世度人,一方面以大乘佛教的精神慈悲救世,一方面结合时势推动佛学思想的延续,因此得到了僧俗的广泛赞誉。特别是在国家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暮笏法师作为“经师”“文士”“战士”,高举抗战救亡大旗,战后又积极传播佛学经典,以佛论道,随顺机宜,弘扬佛法,在思想深处打上了普度众生的烙印,为催动佛学思想的延续与发扬,作出了重要贡献。

#### [参考文献]

- [1] 明真. 关于“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的回忆[M]//净慧. 佛教人物古今谈(下). 北京:中国佛教协会,1996.
- [2] 暮笏. 炮火下的一群僧青年[N]. 全民抗战周刊,1939-08-12.
- [3] 暮笏. 湖南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流动工作团宣言[J]. 海潮音,1939(20):15.
- [4] 暮笏. 沉重的背着两个咒字——代创刊词[J]. 狮子吼月刊,1940(1):3-4.
- [5] 思益. 读《狮子吼》忆旧[J]. 法音,1991(11):36-37.

## The Contribution of Master Mu Jia to the Nanyue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CHEN An-mi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199, China)

**Abstract:** Mu Jia, a monk of Nanyue mountain, is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He is the backbone of the Buddhist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He took it as his duty to fight against Japan and launched the Nanyue Buddhist association for national salvation. Armed with his pen, he edited Lion's roar moon journal. He organized a “mobile work group” to guide the monk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highlighting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Nanyue Buddhists.

**Key words:** Master Mu Jia; Nanyue;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